

夏目漱石

小品四种



一代文豪心上飞出的文鸟

玻璃门内

吴树文 译

我总觉得它是雪花的精灵。它抬起喙，喉咙处发出了轻轻的声响，把喙落到谷粒的正中间，又是一阵轻轻的声响。这种声音很有趣，细听，是圆滑、细润，而且非常急促的，使人觉得好像有一个小加紫花地丁的小人儿在用黄金锤子不停地敲打玛瑙做的围棋子似的。

玻璃门内

夏目漱石小品四种

吴树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玻璃门内：夏目漱石小品四种 / (日) 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21-4426-6

I. ①玻… II. ①夏… ②吴… III. ①小说集 - 日本
- 近代 IV. ① I3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2296 号

特约策划：李建云

责任编辑：刘晶晶

封面设计：高静芳

玻璃门内：夏目漱石小品四种

〔日〕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88,3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26-6 / I · 3432 定价：24.00 元

春风风人，秋雨雨人

(代译序)

在日本，提到作家夏目漱石，可说无人不知。最常用的
一千日元纸币正面曾以夏目漱石的肖像为图案。至于夏目漱
石的作品，从袖珍型的文库本到各种开本的文集、全集，始
终是书店常备的热门书。而且，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知
识教养丛书、中老年爱读书目以及各种文学名著书目里，都
少不了夏目漱石的作品。

夏目漱石在世四十九年，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四十九
年。近代日本确立时期的日本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
社会事件乃至明治文明的形式及表现，都在夏目漱石的作品
里有所反映和论述。

夏目漱石的出现，使日本近代文学面目一新。在自然主
义文学主导文坛、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漱石文学
独树一帜，摆脱劝善惩恶式的教训主义故事格局，对人间社
会洞察细微，连用“讲谈”、“落语”中的传统手法和写生文

的技法，针砭日本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金钱支配社会的丑恶现象，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漱石作品的读者层次广泛，知识分子尤其报以青睐，置身其间，备感亲切。

夏目漱石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其住所的书斋漱石山房，不啻是当时文人的殿堂。有才能的文学青年和作家，多在漱石的奖掖、熏陶下，成名成家于文坛。作品脍炙人口的芥川龙之介就是其中之一。从夏目漱石致芥川龙之介与久米正雄的一则普通的复信中，足可窥见夏目漱石诲人不倦的形象。对于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两名青年的来信，夏目漱石谆谆告诫，一丝不苟。夏目漱石大概从这两名才情横溢的青年身上感到了一种不祥气氛，遂殷切直言：宜超然于世间文士之评，如牛之强稳有力地迈步向前。旨在指出：勿为文坛之区区评价而喜而忧，勿介意于世间文士，要努力于己之所见、己之所尚，则佳作必为世间所承认。

其实，此乃夏目漱石一贯之思想。对人也好，对社会也好，夏目漱石极为注重其内在内发的因素，批评明治的日本社会不过是在模仿西欧的外表形态，绝非内在真髓的变革。所以，当日本因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沉浸于世界一流强国的兴奋中时，夏目漱石在《三四郎》里借广田先生之口，喊出了日本要亡国。

有人分析说，也许是因为日本尚未真正成为内在内发的国家吧，所以夏目漱石的作品至今仍在日本盛销不衰，夏目漱石亦始终是日本超越了时代的热门作家。一百年来，漱石

文学在日本社会举足轻重，今后仍会不同凡响。

夏目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一月五日，旧历是日为庚申。民间流传，生于庚申之日者，名中须带有“金”字，否则成人后多当大盗。于是父母命名“金之助”。翌年，江户幕府倒台，日本改年号为明治，步入近代化新阶段，史称“明治维新”。如若按照日本人多用实足年数计算年龄的习惯，则漱石与明治同龄。

夏目家曾是世袭的行政官僚。夏目漱石在东京新宿区诞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其父只是该区属下的一名小官吏。其母是续弦。夏目漱石是众多子女中的幼子，出生后未受重视，零岁时被送入旧货商盐原家当养子。婴儿时期的漱石常坐在箩筐里，同那些旧货旧物一起陈置于地摊。五年后，漱石被送回夏目家。至于复籍生家，漱石已二十一岁。当时夏目家的长子次子相继因肺病而死亡。看来，自小不运的经历，使漱石对“人间爱”敏感不凡，以致后来的漱石文学在表现“人间爱”方面亦丰富多姿。

一八八一年，夏目漱石十四岁，他离开东京府立一中，转入二松学舍求学，打下了汉学的基础。汉文的素养使漱石文学别具一格，使他驰骋文坛得心应手。比如“浪漫”这个汉字译词，就出于漱石之手而被沿用至今。当时，“浪漫主义”这一受西欧影响而风行日本的时髦流派，由森鸥外译作“传奇主义”。

其实，夏目漱石为生计虑，起先是想学建筑的。后来听

从朋友米山的建议，感到选建筑专业是出于一己之得失，有志者当以天下为己任而改选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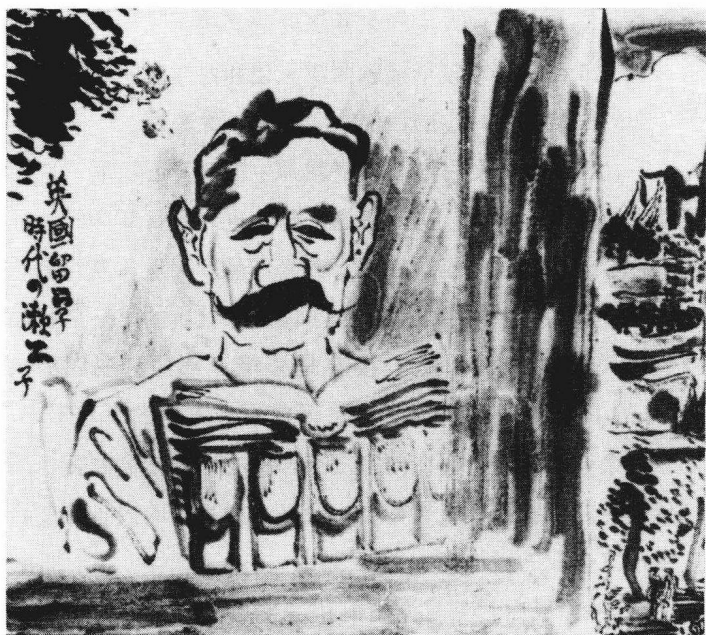
一八九三年，夏目漱石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因爱吟咏汉诗，兼受中学时代的好友正冈子规的影响，便致力于俳句的创作。这对后来的漱石文学在摆脱俗气、俗臭的脱俗性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漱石这个笔名典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名著《世说新语·排调》，涵有固执异癖之意。由此亦可窥见夏目漱石之情趣所在。

此时，夏目漱石有志于英文和英国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在旧制高等学校执教鞭，讲授英文，根本没有写小说的打算。

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作为日本文部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伦敦研究英文，颇感夙愿得偿。但是，赴英伊始，伦敦生活费之高昂使他拮据不安，经常嚼饼干充饥，闷闭于宿舍攻读英国文学著作。不久，他似有所悟，对这种研究产生狐疑，开始探索文学之真髓。为了这个新的大课题，夏目漱石节衣缩食，购买参考书籍，潜心探究，以致疏忽了向文部省的汇报，受到重责。

发愤研究的结果，夏目漱石写出了《文学论》。与此同时，留学经费之不足，贫困的生活现状，加上可怕的孤独感，使他的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在留学期限临近之时，文部省闻说夏目漱石有病态发作之虞，遂发电，命另一名旅欧留学生护送精神异常的夏目漱石提前回国。

一九〇三年，夏目漱石回国，作为小泉八云的继任者，



（冈本一平作《英国留学时代的漱石子》）

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并在东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文学论》以及《文学评论》。但是，两年有余的极不愉快的留学生生活和苦痛体验，使他对研究英国文学日益感到不安和空虚。加上精神状态每下愈况，夏目漱石遂在朋友的怂恿下，走上了创作之路。换言之，夏目漱石年近四十才开始写小说，这是小说家中颇为罕见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夏目漱石的小说往往蕴藉着圆熟深邃的人生哲理。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是借猫之眼来洞察人类社会，痛快淋漓地讽刺并鞭笞社会的功利、卑俗、傲慢、野蛮，描写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

的良心，使人感受到人生和人性深处的真相。

夏目漱石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洋文化和西洋文明的知识分子，亦较早洞察到日本的西洋文明化有重大弊端。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不堪教师生涯的身心折磨，应朝日新闻社予以大学教授同等待遇之聘，进入朝日新闻社，成为报社专职作家，一年须发表十二篇作品。嗣后，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上络绎发表连载小说。入社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是《虞美人草》。接着是爱情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门》，描绘了自然天成左右人生的幸与不幸，而弦外余音是：当人们在内省之下，决心不顾社会制裁也要归依自然之昔我，其结果，会不会陷入以更深的内省再度否定目前之自我的境地呢？

《门》完成后，夏目漱石到伊豆修善寺静养，一度严重吐血，生命危笃。起死回生后，他的心境有颇大的变化。在此期间，他坚决辞退文学博士的称号，令世人惊叹。

在嗣后的三年里，夏目漱石以缀短篇为长篇的形式，发表了《过了春分时节》，发表了描绘身心疲惫与文学生涯的长篇小说《行人》、描述三角恋爱中日本人文学理念观的长篇小说《心》、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纷扰》。

一九一六年，夏目漱石在上一年连载完《纷扰》后，发表连载小说《明暗》，但未及完成便病逝，享年四十九岁。

夏目漱石的随笔，就其文章来说，乃是日语的范文。在中国，文学本源于经史之类的文章，有“言无文，行不

远”之说。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的影响，亦以随笔、日记文学为正统，体现文人的品学和地位。

这里选译了夏目漱石的四篇随笔。

《伦敦塔》是夏目漱石发表第一部小说《我是猫》之第一章时间问世的。作品巧妙地展现了英国专制王朝的血腥历史。漱石的丰富想象力以及其学贯东洋西洋的素养得到充分的发挥。

《文鸟》和《十夜梦》写于一九〇八年夏。秋季起开始连载爱情三部曲。《文鸟》当是夏目漱石众多作品中最美的一篇，美丽的文鸟不啻是从他心坎里飞出来的青鸟，作品寄托着他的良苦用意。《十夜梦》则通过十个梦境，以象征的、隐晦的手法，寓意漱石对人生的疑虑和困惑。第一夜表现人对爱的期待，第二夜表现人的生存意志使人不能进入空无境界，第三夜表现人多负有沉重的原罪，第四夜表现希望之不足凭依，第五夜表现邪恶破坏美梦，第六夜表现人之不能成全美，第七夜表现人生无非是飘蓬，第八夜表现幻象与实在之矛盾，第九夜表现于悲痛中祈求外力之虚妄，第十夜表现两性之相克。

《玻璃门内》则是夏目漱石去世前一年写的杂感性质的小品集。多为生与死的思索。他认为“死”是至高的境界，同时慨叹人无法摆脱“生”的本能和执著。

夏目漱石的作品很少直接道及其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而这几篇随笔触及了他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观，颇值得留意。

吴树文

二〇一二年春

目 录

春风风人，秋雨雨人（代译序） / 1

伦敦塔 / 1

文鸟 / 31

十夜梦 / 51

玻璃门内 / 85

附录：夏目漱石年谱 / 193

伦敦塔

在两年的留学期间，我到伦敦塔^①只去过一次。后来虽有过再去看看的念头，终究未果而作罢了。在这期间，也曾有人来约我同去，但我拒绝了。要是首次参观得到的印象被再次参观所破坏，未免可惜；若是被第三次参观一拂而尽，就太遗憾了。我想，参观“塔”嘛，宜以一次为限。

我到伦敦塔去，乃是在我抵达伦敦不久的事。当时，我连方位也不清楚，更不用说地理位置了。我那时的心情犹如一只兔子——一只突然被人从乡下丢弃在繁华城区的兔子，走出门，怕被人流卷走；回到住处，又担心火车会出轨而撞到自己的房里来。可谓朝夕不安。要是在这种响声、这种人群中住上两年的话，我的神经纤维当会像锅中的鹿角菜一样，变得黏糊糊的了。有时我甚至觉得，看来马克斯·诺道^②的《退化》真是一大真理呢。

再则，我当时是一个不能像别的日本人那样带了介绍信去晋见某人、请求帮忙的人，也没有任何旧交在当地居住。

① 伦敦塔位于伦敦市东部的泰晤士河畔，1078年威廉一世时所建，以后屡次扩建，用来关押发动政变的王侯、贵族，曾囚禁过不少历史名人。夏目漱石在1900年9月从横浜起航，10月28日到达伦敦，31日去参观了伦敦塔，两年后，即1902年12月离开伦敦回日本。

② 马克斯·诺道（1849—1923），德国评论家、作家，1893年发表代表作《退化》，从病理学角度来论述近代人的性格，认为有所退化。明治末年，此书在日本影响很大。

因此，我只好带着惶惑的心情，在一张地图的引导下每天出门游逛或办事情。当然，我不乘火车，也不坐马车，若是去利用这些头绪纷繁的交通工具，真不知道会被带到哪儿去呢！在这大都会伦敦市内恰如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的火车道、马车道、电车道、缆车道，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方便。事不得已，我只好来到十字路口就展开地图，在行人的推推搡搡中，定出自己前进的方向。查地图也搞不清楚时，我就向人问路；问不出名堂的话，我就找警察；警察也解决不了时，我再向别的人请教。一路上，我几乎逢人就招呼和询问，直到遇上识路的人为止，就这样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

我觉得，那时候出门去参观“塔”，好像只有这么办。“既不知来处，又不知去处”这话固然禅味太重，但我现在确实不清楚我当时是经由什么路抵达“塔”下，后来又是穿过什么街回到宿处的。我绞尽脑汁也没有用，但是可以肯定，参观“塔”是确有其事的，那“塔”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真是前不得要领、后不知所以，只有忘前丢后的中间处是异常清晰的。我觉得自己犹如落到了划破黑暗的闪电梢上，转瞬即逝。这伦敦塔好像是我前世梦中的焦点。

伦敦塔的历史乃是英国历史的缩影。伦敦塔标志着那遮掩住“昔日”这一神奇物的帷幕已自行裂开，把佛龛中的幽光反射到二十世纪来了。也可以说，伦敦塔标志着那使万物流逝的时光发生了回溯，让一瓣逝去的时代漂浮到现时代来了。意味着人血、人肉和人的罪孽的结晶物尚残留在马、车

和火车中的，正是伦敦塔。

当我隔着泰晤士河，在塔桥^①上骋目眼前的伦敦塔时，竟出了神，忘却了一切，不知自己是今人还是古人了。时值初冬，却很寂静。天空低垂在塔上方，颜色就像碱水桶里的汁水被搅混后的样子。泰晤士河那宛如溶进了墙土似的水流在勉强向前推进，不起波浪，也没有声响。一只帆船由塔下向前去，在没有风的河面上升帆驶船，那呈不规则三角形的白色羽翼仿佛老是停在原处似的。两条大驳船迎面而来，只看到一个船夫站在船尾处摇橹，它们也好像停在原处不动似的。塔桥的栏杆周围有白色的光影在闪动，那可能是海鸥。纵目四望，一切都是静止的，或慵懒困顿，或昏然而眠，令人有置身旧昔之感。其中，伦敦塔傲然而立，呈现出冷眼蔑视二十世纪的样子，俨然是一副“不管你火车奔腾、电车驰骋，只要历史存在，我就是如此”的神态。它那岿然雄伟的景象，至今令人惊叹。这建筑物俗称为塔，而“塔”无非是一种通称，其实它是一座由诸多城楼组成的大城堡。并肩而立的城楼，形状多样，有圆形的，有方形的，但都呈阴郁的灰色，仿佛立志要把上世纪的纪念物永远留传人间。我觉得，若用石头做出二三十个那种九段的游就馆^②模型，然后并排置于放大镜下观看，就可以得到这“塔”的形象了。我

① 架在伦敦塔东南隅至泰晤士河上的开启式大桥，两侧是塔楼，有大轮船通过时，塔楼间的活动桥开启，让船通行。

② 指坐落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坂上的靖国神社境内的西洋式建筑，系展示武器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博物馆。1879年落成，1881年开馆。

久久地眺望着——站在饱含着暗褐色潮气的空气中，出神地凝望着。当二十世纪的伦敦在我的心里渐渐消弭时，眼前的塔影就在我的脑中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历史图景，犹如晨起时喝的酽茶所冒出来的烟雾中逶迤着尚未睡醒的梦的余韵。旋即又感到不安，仿佛有一只长手从对岸伸过来拽我。这就使纹丝不动地伫立凝望的我，顿时萌发出渡河去塔下的念头。长手在用力地拽我，我便移步渡河，跨上塔桥。长手一味地猛拽，我渡过塔桥后便一溜烟地奔到塔门处，不啻是一小片在现世浮游的铁屑被一块三万坪的旧有大磁铁吸附了过去。走进塔门后回首望去，记得好像看到什么地方刻着这样的诗句^①（此时的我已然失去了常态）：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正义感动了我的“至高的造物主”；
“神圣的权力”，“至尊的智慧”，
以及“本初的爱”把我造成。
在我之前，没有创造的东西，
只有永恒的事物；而我永存。
你们走进这里，把一切希望捐弃吧。

① 这些诗句出自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所作《神曲·地狱篇》，是写在地狱入口之门上的铭文。这里借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神曲》译本中的译文。